

論「反杜林論」

尼·伊里契夫著 胡世凱等譯

三才書局發行

論「反杜林論」

列·伊里耶夫著

董松年譯

三才書局發行

一九五三年·北京

П. Ильинев
О ПРОИЗВЕДЕНИИ
Ф. ЭНГЕЛЬСА
«АНТИ-ДЮРИНГ»

Госполитиздат
Москва · 1952

論「反杜林論」

著者 ピ・イリ契夫

譯者 胡世凱等

出版兼發行者 五十年代出版社

北京和平門內北新華西大號
上房街京西胡同一七〇號

印刷者 五十年代出版社印刷廠
北京和平門內北新華西大號

總291頁 9·57千字 52開 122定價頁
5,001—15,000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北京再版

內容提要

本書以簡明扼要的文字，對於恩格斯的經典著作「反杜林論」，加以論述。依照原著的內容，分別將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學說，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說和科學社會主義學說，作了提綱挈領的敘述，這是幫助我們研讀「反杜林論」這部著作的輔助讀物。

譯者附記

這本小冊是我們幾個人合譯互校的。第一章緒言，是由潘天順譯，胡世凱校；第二章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學說，由胡世凱、吳欽德合譯；第三章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說，由林克明譯，楊振輝校；第四章科學社會主義學說，由楊振輝譯，潘天順校；結語，由林克明譯，胡世凱校。惟譯文仍不免有錯誤之處，尚希讀者指正爲幸。

譯者

目 錄

譯者附記.....(一)

一 緒言.....(一)

二 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學說.....(二四)

三 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說.....(五五)

四 科學社會主義學說.....(七三)

五 結語.....(九六)

一 緒 言

馬克思主義給予全世界歷史以全面的有力的影響，這種影響是任何一種別的社會思想體系所未曾給予而且也不能給予的。馬克思主義表徵了自然現象和社會現象在科學認識上的革命變革。

從一百多年前馬克思和恩格斯論證了他們的學說的時候起，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運動就在科學共產主義的旗幟下前進。革命的科學——自然和社會底發展規律的科學，被壓迫和被剝削羣衆革命的科學，社會主義在一切國家中勝利的科學，共產主義社會建設的科學——具有與國際工人運動史分不開的、偉大的光榮歷史。

馬克思和恩格斯、列寧和斯大林在許多著作中敘述了他們自己偉大的學說，給予了無產階級有力的精神武器。每一本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經典著作都是工人階級及其政黨在科學世界觀的發展上的指路標。恩格斯的這本「反杜林論」是最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著作之一。

我們很難說馬克思或恩格斯的其他著作，有過像「反杜林論」——革命科學的開端

文件——那麼完備地將馬克思主義一切觀點全部表達出來。

可以說，在馬克思的「資本論」之後，恩格斯「反杜林論」的著作就是馬克思主義創始者的最主要作品之一。列寧把恩格斯這本書稱為極有教益、極有內容的書，並且着重地指出，這本書研究了哲學、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領域中最複雜的問題。他寫道，和「共產黨宣言」一樣，恩格斯「反杜林論」一書是一切自覺工人必讀的書。

祇就「反杜林論」所涉及的和解決了的那些科學問題的目錄，已經對於恩格斯這本著作中的巨大思想富源予以清楚的概念。恩格斯在與馬克思主義的敵人作辯論之中，不得不涉及各種各樣的問題——從時間和空間的認識到複本位制；從物質與運動的永恒性到道德思想的變化無常性；從達爾文主義的自然淘汰到社會主義社會的青年教育；從資產階級的暴力論到剩餘價值學說。

恩格斯這本書，像馬克思主義許多其他經典著作一樣，是產生於與革命世界觀的敵人作殘酷的戰鬥中的，這本書上帶有尖銳而猛烈的鬥爭的標記。恩格斯自己也說過，「反杜林論」乃是論戰性的著作。對於列寧關於馬克思主義在其生活進程中之無一步不是以鬥爭而爭取得來的這一原理，恩格斯確實以這本書的全部著述，作了鮮明的說明。恩格斯的這本卓越著作的每一頁上都滲透了對於敵視工人階級的理論之戰鬥的不可調和性。

作為真正的鬥士，作為蓬勃的無產階級運動的真正領袖，馬克思和恩格斯，並沒有把理論問題的研究與實際革命鬥爭問題割裂開來。他們的科學理論是用有生命的線索貫階級鬥爭，即無產階級鬥爭的實際任務連繫起來的。馬克思和恩格斯，無論是寫什麼著作——在他們面前都擺着一項任務：提高無產階級的階級自覺並用科學世界觀武裝他們，這種科學世界觀是與任何迷信及任何僱傭奴隸制的保衛者不可調和的。

當工人運動開始有脫離正軌而盲從於當時任何時髦的「社會主義」體系之危險時，馬克思和恩格斯就毫不遲疑地放下自己的日常工作，用無產階級革命者的全副熱情來攻擊這些體系的代表者。試舉馬克思的「哲學底貧困」為例，這本書徹底毀滅了蒲魯東主義者的宣言——蒲魯東的「貧困底哲學」。

恩格斯的「反杜林論」也是這樣。

恩格斯在着手寫作這本書的好久以前，曾經專心於自然科學問題的研究，並打算用自然辯證法的專著來敘述自己研究的結果。恩格斯經過多年的工作以後，搜集了大量的實際材料；餘下的只是把它系統化並敘述成書「註」。可是，為了從事於在當時更現

〔註〕準備在自然科學中用辯證法來敘述的一部份材料，已被恩格斯應用來揭露杜林的漏點，因此，就表達在「反杜林論」一書中。而另外相當大的一部份，在很久以後問世——表達在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一書中。

實更迫切、主要是直接與無產階級革命鬥爭有關的工作，恩格斯不得不中斷自己的工作。

究竟什麼東西能够吸引恩格斯離開他那已花了那麼多時間的工作呢？恩格斯的書是反對什麼觀點呢？

恩格斯的著作是反對杜林的小資產階級觀點的；杜林的觀點是曾經在德國、特別是在一八四八年革命後風行一時的德意志官僚資產階級之偽科學的產物。那時候，甚至「最下流的哲學博士」也都渴望至少要在一切科學部門——宇宙論、哲學、政治學、政治經濟學、自然科學等等之中建立整個「體系」。杜林恰是這種夜郎自大的偽科學家的典型代表之一。這些偽科學家在那個年代的德意志到處出現，而以其超等的謠語的喧聲蓋沒一切。杜林企圖創造包羅萬象的思想體系，同時把他所創造的市儈理論，當作「最終判定的絕對真理的」、「合理的」、「基本的」、「最後根本體驗的」科學來販賣。他自己的「科學」論證在其下列諸著作中，如：國民經濟學及社會經濟學講義（*Cursus Der National-und Sozialökonomie*）哲學講義（*Cursus der Philosophie*）和國民經濟學及社會主義批判史（*Kritische Geschichte der Nationalökonomie und des Sozialismus*）。

恩格斯在自己的書中對杜林的主要著作作了分析和批判。

杜林理論的觀點究竟怎樣？它們對科學是否有任何的價值？

杜林是馬克思主義的敵人。姑且不論其理論問題的一貫性與獨立性，在他的理論學說中，根本沒有任何新的東西；他是一個折衷主義者，杜林毫不客氣地剽竊了許多黑格爾學說，那怕因此而「斷送」了黑格爾學說；在他的觀點中，同樣也可以看到康德主義、實證主義和庸俗唯物論的因素。此外，他還奉行資產階級的「暴力論」和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理論。

因此，杜林就把各種資產階級思潮的雜亂混合物，冒充為唯一完整的東西，冒充為科學最新的成就，冒充為社會主義理論的真正改革。此後，在工人階級運動無比高漲而馬克思主義思想長久獲得統治地位的時期中，無政府主義者及各種機會主義者攜同民粹份子（米海洛夫斯基、拉夫諾夫）曾藉混濁不清的杜林主義來反對馬克思主義，企圖復活早已死亡而被遺忘了的思想。

就在歷史舞台出現了新的「社會主義改革家」的時期中，馬克思主義學說在國際工人運動中獲得了一個又一個的基地。不管工人階級的敵人對馬克思主義已開始瘋狂的進攻，而科學社會主義思想越來越深刻地散播於無產階級的意識中。

杜林的聲音也和科學社會主義的敵人的聲音聯成一氣了。

一八六八年他發表了關於批評馬克思「資本論」的論文「註」，第一次引起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注意。可是，因為當時他對馬克思主義的抨擊與其他類似的評擊無甚差別，所以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不必置覆。當時的杜林主義對工人運動並未發生任何影響，因此，馬克思和恩格斯未曾重視妄自尊大的杜林言論之嚴重性。

然而，不久情況就大大地改變了，想藉緘默來迴避新的「社會主義改革家」的觀點，已經是決不可能的了。

問題是在一八七五年，在長期鬥爭後的哥達會議上，愛森拉赫派和拉薩爾派合併成爲統一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如所週知，在合併時，愛森拉赫派領導方面——李卜克內西及倍倍爾，在綱領和理論問題上曾經犯過嚴重的錯誤。關於愛森拉赫派所犯錯誤的性質，關於馬克思和恩格斯如何對待這些錯誤，可以根據馬克思在德國工人政黨綱領所作的評註，即著名的「哥達綱領批判」，所給予的嚴厲批判中判斷出來。

那時候，擺在德意志社會民主黨人面前的巨大任務，是使工人階級從小資產階級政客的影響中解放出來，並採取辦法以聯合工人階級的力量來反對共同的敵人。

〔註〕馬恩合著：「『資本論』通信集」，國家政治出版局一九四八年版，第二三四—二三七頁。

所以，當愛森拉赫和拉薩爾派聯合了起來時，當黨，照恩格斯的話說，「不僅是特別加強了起來，而更重要的是已有了可能發動一切自己的力量以反對共同的敵人時」，就在這時期內，杜林爲了阻撓這些任務的實現，對科學共產主義理論開始了攻擊，對共產主義理論的創始者——馬克思和恩格斯開始了攻擊。因此他就組成一個帶有機會主義色彩的小集團，當中有伯恩斯坦、摩斯特、勃拉克及其他參加。黨的領導人物之一倍爾，也上了杜林理論的當，熱烈地響應杜林的著作。

由於起初沒有遭到黨領導方面的反擊，甚至在黨的領導者之中還出現了擁護者，分裂派的杜林集團就更加無恥了。新的宗派爲了想建立「將來的獨立的黨之核心」，就是說，爲了想建立資產階級的黨，並由此給德國工人階級以打擊，而使之背離革命路線，所以陰謀反對馬克思和恩格斯，儘可能使用一切旨在分裂剛成立的統一社會民主黨的詭計。對於這個時期，列寧寫道：「杜林的擁護者，其中最著名的的是摩斯特，他扮演爲『激進主義者』，很快就滾向『無政府主義』的懷裏去了。」^{〔註〕}

〔註〕「列寧全集」，第十九卷，第四版，第二六七頁；同樣可參閱「列寧全集」，第十二卷，第四版，第三二六—三三七頁，在那裏，分析了馬克思恩格斯在這個時期及其後各時期與機會主義者及無政府主義者的鬥爭。

當杜林主義者能够嚴重地破壞工人運動，尤其是他們用「左的」詞句以掩飾自己的分裂活動已趨於明顯時，馬克思與恩格斯就不能坐視黨內宗派主義的分裂的危險，就不能容許資產階級思想在工人中間散播。不久之後，恩格斯說，他們不得不接受挑戰並加入戰鬥。

那時候，在馬克思與恩格斯之間，同樣也在他們與李卜克內西之間，開始了頻繁的通信，信中主要是討論關於對待杜林與杜林主義者的態度問題。因此，恩格斯在一八七六年五月二十四日致馬克思的信中，所說的就是關於摩斯特及其在黨內的破壞工作，他寫道：「……沒有時間來慎重地考慮關於我們對這些先生們的態度」^{〔註一〕}。馬克思在第二天，一八七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寫了覆信。信中，馬克思寫道：「我的意見是這樣，『對這些先生們的態度，我們的立場』只能是堅決地批判杜林。」^{〔註二〕}接着，恩格斯就開始了工作，不久就通知馬克思關於自己的工作進程。

當著作大體上已接近完成而書的計劃也已或多或少地實現時，恩格斯寫信給馬克思道：「起初，我用十分認真的態度講述這種胡說，並且好像是認真地注意它；但

〔註一〕「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第四五〇頁。

〔註二〕「馬恩全集」，第二十四卷，第四五一页。

是，隨着我一方面揭穿它的荒謬，另方面揭穿它的庸俗，批判就逐漸地尖銳起來，而最後，打擊就如冰雹一般落在它的身上。以此，摩斯特及其黨徒就無法說我們『殘酷』，而杜林却受到應得的懲罰。我們應當向這些先生們說明，我們會用最多樣的方法來清算它們」〔註一〕。

無論是馬克思或恩格斯，當讀杜林的本書時，無不「對它迎頭痛擊」的。恩格斯的每一篇論文（恩格斯的書起初是以論文形式發表出來的），都是杜林「體系」的有力的打擊。恩格斯的著作乃是哲學中徹底地貫穿馬克思主義黨性的原則之卓越範例。恩格斯在其書中，堅定不移地捍衛辯證唯物論，而同一切曲解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企圖作鬥爭。

列寧寫道：「整個反對杜林的鬥爭，恩格斯完全是在徹底貫徹馬克思主義這個口號下進行的，他譴責唯物論者杜林以詞句遮蔽問題的本質，責譴他徒托空言，譴責他使用向唯心論讓步和轉入到唯心論立場的議論方法。或者徹頭徹尾的唯物論，或者哲學唯心論的謊言與糊塗，——『反杜林論』每一節裏都是這樣地提出問題的……」〔註二〕。

〔註一〕「馬恩書信選集」，國家政治出版局一九四七年版，第三〇九頁。
〔註二〕列寧著：「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曹譯本，第三三八頁。

「反杜林論」是馬克思與恩格斯密切的思想上的友誼關係的光輝例證之一。恩格斯在發表自己的著作之前，將書的內容介紹給馬克思，馬克思還特地為這本書寫了一篇「杜林論」，這篇文章構成「反杜林論」的一章——「批判史」。

對杜林主義激烈而致命的批判，在當時曾遭到德國社會民主黨不同的反應。一方面，在它的影響下，把許多以前杜林的贊助者從小資產階級思想迷戀中解放出來，就有倍倍爾。可是，另一方面，一些遭受恩格斯迎頭痛擊地批判的黨內人士，都甚至企圖禁止恩格斯的論文在黨中央機關報（*Forward*）上刊載。列寧寫道：「恩格斯對杜林理論激烈的殲滅性的批判，遭受了許多黨內人物的反對，甚至在黨的某次代表大會上，竟然通過在中央機關報上要消除這種批評的議案。」〔註〕

可是無論如何，在恩格斯和馬克思的言論發表之後，杜林主義在思想上已經被擊潰被消滅了。牠對工人運動已不能發生任何嚴重的影響了。列寧寫道：「在七十年代初期，蒲魯東主義者米別赫在德國出了一個短時期的風頭，而在七十年代末葉，又有實證主義者杜林暫時顯露過頭角。但他們兩人對於無產階級的影響已是非常微弱了。馬克思

主義已經是無條件地戰勝了工人運動中其他一切思想體系。」〔註〕

馬克思主義創始者與杜林主義的鬥爭，以及爲這個鬥爭而出現的恩格斯的「反杜林論」，都具有巨大的歷史意義。

第一、恩格斯能够在揭穿杜林主義的同時，給出「辯證法與共產主義世界觀的系統敘述」，並且，這種敘述是完整的。恩格斯綜合了多年對無產階級世界觀的研究成果，在自己的書中闡述了馬克思主義的三個組成部份——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社會主義。

第二、恩格斯的書給予無政府主義和機會主義，他們的反科學思想以及與無產階級鬥爭利益相對立的觀點以有力的打擊。列寧屢次指出，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杜林主義所作的鬥爭乃是在工人運動中與機會主義作富有歷史性的鬥爭之深刻而帶原則性的範例。一九〇八年，列寧在「馬克思主義與修正主義」的論文中指出，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工人階級的敵人在馬克思主義內部與馬克思主義進行鬥爭。修正主義者在形式上並未與馬克思主義思想斷絕關係，但却主張修正一切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辯證唯物論、無產階級專政學說與政治經濟學。

〔註〕「列寧文選」，兩卷集，第一卷，莫斯科中文版，第八〇頁。